



日本勞動者

春 川 鐵 男 著

日 本 勞 動 者

春 川 鐵 男 著

梅 韜 文潔若譯

作 家 出 版 社

一九五五年·北京

日本勞動者

春川鐵男著

梅 韜 文潔若譯

※

作家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〇五七號)

東四頭條胡同四號

機械工業出版社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

書號: (142) 字數: 71千

開本 31"×43" $\frac{1}{32}$ 印張 4 插頁 2

一九五五年四月北京第一版

一九五五年四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數 00001—22000

定價 (6) 0.40 元

代

——作者來信

承你們把我的作品介紹給中國人民，作爲一個日本工人，我感到莫大的榮幸。我簡直不知道怎樣向你們交代我對這部不成熟的、貧乏的作品所應負的責任。這個作品是有缺點的，並且裏邊還存在着許多沒有解決的問題，我深感到自己的努力不夠。但儘管如此，中國的朋友們對它還這樣熱情地關懷，真使我感愧交加。

我和我的同志們一直不顧美日反動派日益瘋狂的壓迫，繼續在自己的崗位上進行着鬥爭。我在這個作品裏所描寫的美軍基地上日本工人的反抗運動，兩年前還只是在萌芽階段，還僅僅是星星之火，現在漸次蔓延，已變成爲不可撲滅的、不斷燃燒着的熊熊烈焰了。在各個工場裏，那些充當美帝國主義者爪牙、欺壓自己同胞的賣國賊都被驅逐出去了。各基地的工人都和敵人的武裝力量進行鬥爭，舉行罷工。我們在京濱地區所有的基地上舉行過總罷工，使戰爭販子無法輸送軍需品去殘殺亞洲兄弟；那次總罷工使美帝國主義者的每一項命令，都在他們自己的基地上遭到了我們的抨擊，他們再也不能肆意

妄爲了。

但是，戰爭販子們却變本加厲地猖獗起來，他們企圖進一步宰割和掠奪我們的祖國，使我國進一步軍事基地化。深受壓迫的日本人民在最初發出的痛心疾首的吶喊，現在已經發展成以內灘村爲首的反對軍事基地的鬥爭，並且擴展到全國各地了。就在敵人心臟裏，我們基地工人正在進行着這種鬥爭。

我們學習了在偉大的毛澤東主席教導下的中國革命勝利的經驗，滿懷信心地向前邁進。你們在長期的艱苦鬥爭中的犧牲、所流的寶貴鮮血，使我由衷地感激。因爲你們和蘇聯已經合力築成世界和平的堡壘，你們所流的鮮血保證了我們日本人民的和平和解放。

中日兩國牢不可破的友誼萬歲！我們不容許任何暴力破壞這個堅固的團結。
謹向我敬愛的中國朋友們致敬！

春川鐵男

一九五三年六月十日

第一部

從早晨起，低垂的烏雲佈滿了陰沉的天空，冷雨淅淅瀝瀝地下着。在那被叫作『佔領軍的風太郎』的苦力們幹活兒的工地上，有二十來個人歇工了，這幾乎佔全體人數的四分之一。

『噯，那些歇工的傢伙可真佔了便宜啦！』

『要是像老松那樣得了肺炎，可就完蛋啦。』

到處，人們都像化裝隊一樣，用垃圾堆裏撿來的硬紙殼和破布裹紮在頭上和腰上——但那也全都濕透了——邊打哆嗦邊幹着活兒。他們儘管這樣談論別人，自己却今天一整天撈不到休息了。

● 指打零工的人，『風太郎』的意思，是不論起風下雨都得在露天工作的人們。

一向精神抖擻的年輕小伙子們，也一面扛着又沉又濕的木材，一面『嗨——嗨，嗨——嗨！』地使勁吆喝着。他們全都像要哭出來的樣子，憤憤地望着那所白壁紅窗的洋房。洋房的窗上裝着鐵紗，外邊的人看不見裏面，但從裏面看外邊，却是清清楚楚的。屋子裏，靠近掛有裸體美人照片的牆壁，放着長沙發，有人躺在上面舒服地烤着電爐。——要是沒有這種傢伙的話啊！……

有一個五六十歲的老頭子，他連嘴唇上都沒有一點血色了，在那裏縮着肩，流着鼻涕，任雨點打在他那滿是鬍子的臉上。那塊暫時當雨衣用的破布也不頂事了，他全身像浸在冷水裏一樣，雨水沿着脊梁往下流，連襯褲也濕透了。

隔着堤岸上的鐵絲網望過去，橫濱的海面掀起鐵青色的波浪，環着港灣的一長排美國船映出一片朦朧的白色。

『他媽的，反正幹不出多少活兒，還不如讓大夥兒烤烤火呢！』

『哦，咱們輪班兒躲雨吧！』

『對，他們不會知道的！』

於是，大夥兒一個個都蹲到木材堆和遮木材的雨布下面去，一邊提防着美國兵。『從前，一下雨就不幹什麼活兒，整天可以呆在爐子邊烤火，還能領到雨天津貼，

所以那時大夥兒倒都願意出來！」他們中有一個人說。

『雨天津貼給多少呀？』問這話的是一個帶東北口音、叫作伊藤的新來的小伙子。
『給津貼是早先的話啦。這會子要給了才知道呢。要是一個月能開開恩，給上兩三個鐘頭的津貼，也就不錯嘍。』一個將近三十歲的有點斜眼的漢子捲着舌頭說，『好像不是說預算不夠了，就是說人手多了。去年十月裁了一批人，聽說六月裏可能再來一次……』他顯得很得意的給新來的夥伴講着。

『咳，這種天氣，真想靠着被爐●喝上兩盅！』有人說。

伊藤呆瞧着那往外溢出雨水來的水窪子，在這種地方幹活兒，越來越感到可厭了。當初因為在家鄉沒飯吃才到城裏來，好容易算是找到了這差事，本來下定決心，不管怎樣苦也要咬着牙幹下去，好給上了年歲的父親和嫁不出去的姐姐捎點錢回去。可是一開頭，僅是耳聞目睹的一切，就叫人難受生氣，早把這決心打破了。散工時候在大門口要

● 作者因環境關係，書中凡是指美國、美軍的地方一律略去，或用××來代替。書中美國、美軍等詞，全是譯者補上去的。

● 日本一種取暖設備，把火盆放在木架子裏，上面覆以棉被。

舉起雙手來讓人搜身。伊藤一看見站在那裏的那些頭髮梳得亮光光的、滿嘴學着美國兵講話的傢伙，心裏就想：『我決不作那樣的人！』

他渾身濕透，連脖子都不能轉動了，一心在計算着鐘點：『過了五分鐘了吧，還差幾分才十點呢？兩百多圓一天的工錢有什麼稀罕，真想就這麼回去！』

『大野木來了呀！』有人打手勢。大夥兒慢騰騰地站了起來。大野木工頭穿着雨衣在雨裏站着。

『喂，大家都出來！』工頭揮着手說。大夥兒無精打采地地理理身上的破紙殼和破布片。『出來，都給我出來！』工頭突然板起那張淋着雨的面孔怒叫了。大夥兒勉強強走到雨地裏去。

工頭的臉像在傾聽美國兵吩咐的時候一樣，顯出緊張焦躁的神情。他說：『大家都好好聽我的話，我並不願意老跟你們嚷，可是，要給他們看見了就晚啦！我雖然要挨罵，或是給扣掉三天工錢，可是首先你們就得砸掉飯碗。我究竟是替大家着想，才不得不說。要是你們自個兒留點神，就用不着我來多說了。』

『他媽的，雨天就做半天活兒不成嗎！』伊藤肚子裏的反抗情緒像蛇頭似的昂起來了。

十點鐘，去運煤的卡車開了進來。

『裝煤！裝煤！快上去十個人！』工頭和翻譯前田跑來了。

裝煤的工作通常是由頂結實的年輕小伙子們幹的。小伙子們都覺得與其在工地上受美國兵的監視，提心吊胆地做搬運工作和倒垃圾，還不如到外面去做點吃力的活兒好。伊藤也是頭一回替代一個今天歇工的人去裝煤。

剛好雨也下得小了些。鐵路貨運站的起重機正在叉道上一長列貨車上面起卸貨物。大夥兒都排好隊站在煤車上，爲了搪搪寒氣，他們胡亂地揮動着鐵鍬。

『幹麼，幹麼，老頭兒！你會不會使鐵鍬呀？』

這個滿臉鬍子的老頭兒還是頭一次來幹這活兒，被吆喝得有點手足無措了。

『你真礙事，老頭兒！可別叫人連你帶煤一塊兒鏟下去了！』大夥兒好像覺得吆喝着怪有趣，都來幫腔。

伊藤的腰酸痛起來了。他在家鄉時當過搬運砂石的工人，所以覺得裝煤比在工地上磨時間要強得多。每裝完一車煤，工人們就可以到汽車檢查所旁邊的小屋裏去烤火。

卡車裝滿了煤開了出去。

『嘿，烤火去呀！』

臉上、工服上全給雨水和煤灰弄髒了的工人們，立刻扔下鐵鍬，一個個撲通撲通從貨車上跳下來。

『讓我們也烤一下吧！』一羣管打掃的女人，穿着滿是補釘的棉背心，擠到圍在燒得旺旺的、用汽油桶改成的火爐邊的人羣中來。

『喲，就讓你們白烤呀！』

『喂，陪我到貨車裏去一趟吧！』

這些在鐵路貨運站做工的中年漢子們馬上七嘴八舌地尋起開心來了。

『真討厭。哪兒有這麼便宜的「伴兒」？』

『嘿，大嫂子，這會兒反正不是閒着嗎？』

『就是閒着，也得要有代價呀！』

大夥兒的臉都漲得通紅，哈哈大笑起來。

在小屋的角落裏倚着步槍打盹的黑人警衛，這時才抬起頭來。

『氣他卡？』

『糯，糯，』大夥兒搖頭笑着說。黑人警衛似乎問是不是上司來巡邏了。

『尤，外弗？』

『噫，外弗，洛杉磯。』

『尤，這兒，挺威風！』

這種夾雜着半吊子洋話的交談惹得大夥兒全笑了。黑人兵的扁平鼻子、黑得發亮的臉上，骨碌碌地轉動着善良、天真的眼睛。『啊——哈哈！』他兩手一攤，仰天大笑起來。伊藤從熾熱的火爐跟前往後縮退了一點，他只是默不做聲地隨着大夥兒笑笑。他知道，無論如何他也應該和這些笑着談論女人的夥伴們熟起來，可是他現在的心情却不容他輕易加入這樣的談話。

『老愛扯些無聊的話！我却像有許多別的什麼話，堵在心裏說不出來似的！』

伊藤悄悄離開了熾熱的大汽油桶，一個人站到小屋外面去了。

他望見美軍司令部又白又高的大廈頂上，星條旗迎着雨後的風在飄揚，那邊寬闊的、

● 美帝國主義者佔領下，日本一種專門陪伴美國兵的妓女。

① 日語『來了嗎？』(Kitaku)的譯音。

② 英語『沒有』(no)的譯音。

③ 英語『你』(You)的譯音。

④ 英語『妻子』(wife)的譯音。

沒有行人的馬路上，只有美國兵的汽車疾馳着。到處都是黃地紅字的英文路標。他覺得眼睛所看到的一切全是這樣陌生。

『這樣下去怎麼辦呢？』他無可奈何地反覆自語着。

從基坤回到伊藤租住的屋子那兒，整整要坐一個鐘頭的電車。車廂擁擠得很。剛來到城裏的伊藤，沒有大衣，只圍一條破圍巾，穿一雙舊鞋，坐在電車裏覺得自己這副打扮真洩氣得很；可是每當有人碰着他或佔了他想坐的位置，心裏就冒火。『我可累得很呢！』他擠在人堆裏搖晃着，眨巴着眼睛生氣。『我怎麼會變得這麼彆扭了呢？』

另外一節美軍專用車裏却是空空的，裏面有一個穿着花花綠綠的漂亮大衣的日本女人在悠閒地抽着香煙，這更叫他冒火。

晚間的電車站擠滿了高個子的美國兵和那些穿着在晚上看來也嫌太紅的衣服的『伴兒』。跟從前中國租界上的情景一樣，馬車和出租汽車從車站前馳過，發出咯噠咯噠的聲音。一排全是掛着英文招牌的店舖，櫥窗裏閃爍着不知是給誰預備的、類似睡衣的俗不可耐的花衣裳。從車站裏奔出來的職工們躲避着美國兵和『伴兒』，在寒冷的夜風裏縮着肩頭匆匆走去。

伊藤在這兒沒有一個熟人。他一直回到家裏，就空着肚皮生火做飯。在家鄉的時候，他當過修路工人，也做過零工，但日子總是過不下去，最後他就開始跑單幫，可是那時候，連已做了三四年黑市買賣的人也在喊日子難混了。在一間用燒毀了的鐵皮搭成的屋子裏，他那由於腿被美機炸傷，因而格外顯得衰老的六十歲的父親，每逢下雨時候老是對着漏下的雨水唉聲嘆氣。另外還有一個面黃肌瘦的姐姐，每到領配給品的時候便四下裏張羅借錢和兜售自己領到的白糖。伊藤到了二十三歲那年，終於不得不決定到城裏來謀生了。

拿定主意之後，他也许這樣倒可以有機會多讀點書吧。這回到了大城市裏總能買點書，或是上各處逛逛。他像新學生那樣私下懷着這些願望。可是，他的工資是六千圓，家裏還欠着債，不能不儘量多掙點錢回去，結果是花五圓十圓都得仔細打打算盤。每天吃的只是點醬湯和小乾魚屑。

遇到休息的日子，伊藤也到橫濱市伊勢佐木町去蹦蹦跳跳，可是什麼東西也買不起。走在這個簡直跟美國城市一樣嘈雜的地方，他會徒然感到腦袋沉重，渾身疲乏。

『難道我就這樣一事無成地混下去？照這樣獨自一個人賣苦力吃飯，能够混出個什麼道理來呢？』一種說不出的悲傷的感覺一陣一陣湧上他的心頭。

初次來到城裏，剛當上那被叫作『佔領軍的風太郎』的苦力的時候，伊藤的心情就是這樣的。……

二

『讓……讓……讓開點，小白臉！』

早晨，大夥兒在窄小的工棚裏擠來擠去地更換藍色工服的時候，眼睛有點斜的鈴木結結巴巴地喊着衝進來了。

『喲，老哥，沒睡懶覺，這麼早就來啦！』

『我夜裏不出去瞎逛嘛！』伊藤已經學會和夥伴們打趣了。

『幹活兒以前，大家都到外邊來集合！』工頭大野木進來了，『辻先生有話跟你們談……』

一聽到辻先生，大夥兒都露出不安的神色，慢騰騰地走到外面來。反正不會有好事的。

辻總監是工程處裏專管日本工人的。據說他是夏威夷某大學的畢業生，英語說得挺流利。

總監工個子很高，筆挺的西服下面有意地露出紅毛衣的邊，頭髮梳得亮光光的，照例繃着那副像是生氣的、毫無笑容的、傲慢的面孔站在那裏。

『喂喂，快點排好，……排成五行！』——工頭和翻譯前田站在總監工跟前緊張地嚷着。那些上了年紀的受到了申斥：『別磨菇啦！』也畏畏縮縮地排上了隊。

於是總監工用手絹擤着鼻涕，一面說：『昨天修路的是哪些人？站到這兒來！』

『哪些人是修路的呀？快走出來！』工頭在行列的旁邊焦急地打着轉轉。

一共走出來了十五個人，伊藤也是被派去掏路邊溝裏的泥的。

『你們哪些人是修過軌口的拐角的？到前面來！』

大夥兒面面相覷。末了，年輕時候當過小偷、蹲過『黑屋子』的五十歲的老頭子松田，新來的一個說話結巴的老頭子小坂，和那三十歲了還像一個孩子似的講不清話的野村三個人，胆戰心驚地走到前面來了。於是，老辻突然把手一揮，喊道：

『你們三個，回家去吧！』

大夥兒全屏住了氣息。

『你們不用再來了。馬上回去！』

大夥兒像是嚇破了胆似的沉默着。野野村的臉漲得通紅，他的眼睛眨巴得更厲害

了。

『豈有此理，昨天的活兒，半天才幹了這麼點兒！那點活兒，叫我十分鐘就幹完啦！』

『——完啦！』松田睜大了充滿慌張神情的眼睛，喪了魂似的向旁邊的人低聲說。

『怎麼？當我不知道嗎？我三點半坐吉普打那兒過的時候，你們全都像傻瓜一樣站在那裏！記住，誰要是再給我撞上的話，就開除！』

『是，是……』松田立正了，回答道。

『人多得用不了。不論是誰，往後再有像這樣的事，我可要不客氣了，知道了嗎？』
沒有一個人吭聲。

『簡直豈有此理，不吭聲還成！』伊藤心裏咕囔着。可是他還是什麼話也沒說。他知道在這裏總監工就是專制皇帝，總監工一來巡視，就跟美國兵、美國軍官來了一樣，大夥兒像在警官監視下的囚犯似的，悶聲不響地拚命幹活兒。

過了一會兒，工頭有氣無力地從旁邊說道：『大家多加小心吧！尤其在外邊幹活兒，不比在裏面有我們處處照應。自個兒要是不小心，結果就會像這回一樣，惹出不得了的事啦。……』